

周立民

专栏

我经常沿着高安路,穿过淮海路,走上湖南路,来到武康路113号。这是一条两旁有着梧桐树的路。入秋,有雨的日子,路面上一片片落叶飘舞着。深秋时节,风追逐着黄叶从脚边跑过。到淮海路口,人和车都多起来了,仿佛一下子把我从宁静的个人世界推到了滚滚红尘中,眼前的一切在瞬间让我迷失了方向,但常常也让我在恍惚中又有时空错乱的感觉。

不知道几十年前,这个路口是什么样子?因为我的目的地是巴金的家,在绿灯亮起前的一刻,我常常想在眼前的人流中寻找巴金的身影。“一个小老头,名字叫巴金。”这是他为了一幅画像的题词,我不曾见过他走路的样子,是健步如飞,还是步履蹒跚?这个离巴金家这么近的路口,是否能捕捉到他的身影?

1963年2月21日,巴金的日记就曾记载:“十一点半辛笛来约我去衡山饭店午饭,萧珊后来。两点送辛笛到淮海中路搭二十六路无轨电车。”26路车站没有变吧?从淮海路、高安路路口向左望去,就应当是这里。

在巴金的记载中,他曾经坐过这路车——1965年4月8日,还是与辛笛有关:“五点多夏景凡来,坐了一个多钟头。六点半一刻和他一起出去,我和萧珊去辛笛家吃晚饭,在陕西北路南京西路口和景凡分手。在辛笛家谈了一阵,蔡公才来。晚饭后,辛笛还请我们喝咖啡。九点后我们同蔡公一起走出辛笛家,仍搭二十四路车转二十六路车到淮海路高安路口。”这是通往巴金家的一个路口,几十年里不知多少次,他从这里走回家:“两点到文化俱乐部出席两点半举行的市政协学委会扩大会议,金公和王致中在会上作了报告,六点半一刻后结束。在中餐厅吃过晚饭,

## 这里是巴金的家

坐三轮车回家。喝了一杯茶,搭二十六路车到徐汇剧场观摩上海演出团演出的《南方战歌》。这是根据上海人艺改编本话剧《南方来信》改编的京剧。散戏时节,风追逐着黄叶从脚边跑过。到淮海路口,人和车都多起来了,仿佛一下子把我从宁静的个人世界推到了滚滚红尘中,眼前的一切在瞬间让我迷失了方向,但常常也让我在恍惚中又有时空错乱的感觉。

四五十年前的情景从眼前掠过,在匆匆的人群中,我想象着、寻找着,就这样走过湖南路,在武康路口右转,来到了车水马龙的巴金家的门前。呈现在面前的是高高的院墙,一扇大铁门,还有一幢为树木环抱着的小洋楼,这就是武康路113号巴金故居。

这里曾经是一家人其乐融融欢聚的地方,也是巴金散步、沉思的地方,它储存了这个家庭不同时代的记忆。

刚搬来不久,巴金曾写过他们一家人的生活:“我坐在床沿上对五岁的男孩讲故事,躺在被窝里的孩子睁大眼睛安静地听着,他的母亲走过来望着他漆黑发亮的眼珠微笑。孩子的十岁的姐姐练好钢琴上楼来了,一进门就亲热地唤‘妈妈’。母亲转过身去照料女儿,带着她到浴室去了。楼下花园篱笆外面响起了一对过路的青年男女的快乐的笑声,歌声不高,但是我们在房里听得很清楚……我走到隔壁书房里,在书桌前坐下来,拿起笔……我觉得全身充满幸福的感觉。”

这个家中,巴金每天活动很多,操持家的是女主人萧珊,她与巴金的恋爱传奇和人生遭际,读过巴金那篇著名的《怀念萧珊》的人都会有所了解。要强调的是,长期以来,“巴金的妻子”的光环似乎掩盖了萧珊作为杰出翻译家的身份。巴金说:“在我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,我希望病榻上有萧珊翻译的那几本小说。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,就让我骨灰同她

的掺和在一起。”

萧珊翻译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说,不论在当时,还是今天都得到人们的推崇。巴金在1964年12月24日致萧珊的信中说:“刚才曹葆华来,他患心脏病,在休养,用俄文对照读了你译的《初恋》,大大称赞你的译文。”曾经协助鲁迅主编《译文》的黄源也曾对巴金说:“她的清丽的译笔,也是我所喜爱的……她译的屠格涅夫的作品,无论如何是不朽的,我私心愿你将来悉心为她校阅、加工,保留下来,后世的人们依然会喜阅的。”穆旦也曾经写信给巴金:“不久前有两位物理系教师自我处借去《别尔金小说集》去,看后盛赞普希金的艺术和译者文笔的清新……她的努力没有白费,我高兴至今她被人所赞赏。”黄裳对萧珊译文的评价是:“她有她自己的风格,她用她特有的女性纤细灵巧的笔触,用祖国的语言重述了屠格涅夫笔下的美丽动人的故事,译文是很美的。”

作为操持家务的女主人,通过巴金故居收藏的买菜的账本等,看到她为这个家的操劳,还有她对子女的爱。摆放在巴金故居一楼餐厅中的钢琴,正是1953年当萧珊第一部译作《阿细亚》出版后,她用稿费给女儿买的。在这个家的每个角落、每一处,从家具,到园中的草木,都能追寻到女主人的踪迹。尽管她已经去世多年,但是在巴金先生的书桌上,一直摆着她的照片;她的骨灰也一直放在巴金的床头,直到2005年11月25日,两人的骨灰掺和在一起撒向了大海。

巴金故居无论是主楼还是两座辅楼,都是在绿树的掩映中,在一座大花园里。但通常讲到花园,还是主楼南面有草坪的这块地方。临着花园环绕着主

楼的路是巴金通常散步的路,他在作品中也提到过:“我家有一块草地,上面常有落叶,有时刮起大风,广玉兰的大片落叶仿佛要‘飞满天’。风一停,落叶一片也看不见,都给人扫到土沟里去了。”

我见过一张1955年秋天的照片,是巴金一家刚搬到这里不久所摄,照片中还有靳以一家,巴金穿着西服,规矩地站在草地上。他的身后是花园的左边,只有一棵不太高的小树。右侧这边也不像有大树的样子,那么,这棵高大的广玉兰应当是巴金一家搬进来后栽的。徐开垒在《巴金传》中也提到:玉兰树和樱花都是巴金成都老家有过的花木,所以特意栽种了这两种。广玉兰如今已是参天大树了,树冠与主楼齐高,树荫也占了草坪的一大半。

在巴金1964年的日记中,还记下园中种花的事情:“中饭后南洋花店的同志送来樱花两株,并替我们种上,现在我们园子里有了五株樱花了。”有五株樱花,可见巴金对樱花的喜欢,1955年住进来的时候,他就买过两株:“但是我对樱花早就有了感情。在我的院子里竹篱边便有两株樱花,这是我7年前用20元的代价买来种上的。两株花品种不同,却一样长得好,一年一度按时开花,而且花朵不少……就以我这里的两株樱花为例,它们一年比一年高大、一年比一年茂盛,不过短短的几年,它们就长成大树了。”如今,巴金的花园中的草坪上还有一棵樱花,春天里它仍然开放着,想来有四五十年的树龄了。

往事虽远,但有迹可寻。武康路113号,巴金在这里度过自己的后半生,这里的点点滴滴虽然都成为历史,但也不时会焕发出新的生命力。



## 岁月光影里的簪钗

闫子奕

晚风轻摇梦的纸帆,惊起回忆的风帆,我走进一场心灵的独白。那一年,我接过外公递来的木盒,恭谨而又期待。掀开盖子,里面静静躺着一支步摇,金丝琅彩,盘绕在花朵图案之间,几缕垂珠碎玉挂在顶端,华丽而不失雅致。我的眼中射出惊喜的光芒,抬眼,正对上外公笑意盈盈的目光。

生日快到了吧,外公特地为你做的步摇。一步一摇,叮当作响,这门手艺,可就指望你传下去喽……那时我年纪尚小,只笑着揽住外公的胳膊:“您放心,有我在呀,绝不让咱家的手艺失传。”外公扑哧一声笑了。我盘起头发,让外公替我插上那发簪。镜子前的小人儿,学着古代人物的样子,摇摇晃晃地走上几步,垂珠碰撞,响声清脆。日月悠长,这画面在细碎光影里,镌刻成心底的永恒。

时间像是两个巨大的齿轮,一点一点转着。我远离了故乡,城市里鳞次栉比的高楼,灯火通明的夜晚,充盈着书香的图书馆,无不令人为之神往。那支步摇逐渐被我遗弃在角落,古朴的手艺也被时代的新潮渐渐淹没。后来的几年里,外公和他的簪钗,极少出现在我的生活里。

一次观看演出,我坐在观众席,欣赏着台上的无限风光。忽而响起一阵悠扬的乐曲,一位舞者缓缓走至台上,一步一摇,目光上移,顺着她的发髻望去,那垂下的流苏、琼珠碎玉碰撞作响,让我恍惚忆起了几年前外公送我的那支步摇。

心头重重一震。当年许下的诺言,曾深埋于心底的热爱,以及那份

经年已久,却未被叩开的思念,可否还来得及去追寻。台上的乐曲依旧奏着,我的思绪早已飘飞至昔日的故乡。一个蒙尘的承诺,此刻似乎迎来了破晓时分。

我终于回到了那个充满旧日气息的老房。屋门虚掩着,我透过门缝向内窥视,外公正坐在竹藤摇椅上,戴着老花镜,用细铜丝盘绕着什么。他花白的两鬓,好似落满了半个世纪的风雪,腰身越发的弯陷下去,岁月在他身上似乎不留半分情面。而他一如既往地守着他的簪钗步摇,静静地任时光流淌。我心头酸涩,想呼唤外公,却哽咽得发不出声音来……

我住下来的几日,外公并没有多言什么,似乎一切都是早已预料到的结果。可他眼里常有忧愁闪过,尽力遮掩,却被我小心地捕捉住。

“外公,您的手艺,日后如何传下去?”我有些忐忑地发问。外公无奈地笑笑:“你志不在此,外公也不会强求。”他顿了顿,“当初送你步摇,是希望你未来人生漫长的路上,一步一步能走得踏实坚定,一步一摇,步步生香……”

我走上前去,轻轻握住他的手,“外公,我明白的。”拾起针具,点上文火,我学着外公的样子,认真地做起步摇来,兑现儿时许下的诺言。三天后,我盘起头发,戴上做好的步摇,穿过院落,每一步,都坚定无比。走过时光的长河,从城乡田野至繁华笙歌,簪钗就驻留在心灵的角落,默默治愈着我。那份藏在心底的亲情,那融进岁月里恒久的匠心,点点滴滴,汇成我生命内在的力量。

## 《八声甘州》：苏轼与柳永的巅峰对决

林 晔

在北宋,凡有井水处,皆能歌柳词,柳永的词就是那个时代最流行的歌曲。柳永是苏轼的前辈,苏轼对柳永,一方面有些看不起,因为柳永的词有些俗;另一方面又暗暗将柳永当成自己要超越的目标,因为柳永当时太火了。

宋人笔记《吹剑续录》记载,苏东坡问他的朋友:“我的词比柳七的词何如?”朋友回答:“柳郎中的词要由十七八岁的妙龄女郎手执红色檀牙拍板来唱‘晓风残月’,你的词要由关西大汉手执铁板唱‘大江东去’。”这就是苏东坡的词和柳永的词在风格上的不同。

柳永(987年~1053年)是北宋初期文学家、词人。苏轼(1037年~1101年)是北宋中期文学家、词人、诗人。苏轼二人可以说同是北宋著名词人,但二人在各自诗词创作的鼎盛时期并没有交集。他们对词的发展都作出了新的探索,从不同的方面丰富了词的表现题材。两位宋词大家都曾填词《八声甘州》,后人常用来当作两人的巅峰对决之作。

《八声甘州》是词牌名。源于唐大曲,又名《甘州》《潇潇雨》。柳永的《八声甘州》非常有名,整体上都很好,可以说句句是名句。词中表达了作者常年宦游在外,于清秋薄暮时分,感叹漂泊的生涯和思念佳人的心情。其词云:“对潇潇暮雨洒江天,一番洗清秋。渐霜风凄紧,关河冷落,残照当楼。是处红衰翠减,苒苒物华休。惟有长江水,无语东流。不忍登高临远,望故乡渺邈,归思难收。叹年来踪迹,何事苦淹留?想佳人、妆楼颙望,误几回、天际识归舟。争知我,倚栏杆处,正恁凝愁。”

苏轼说,世人都说柳永的词俗,

其实不然,像这首《八声甘州》就格调很高,其中“渐霜风凄紧,关河冷落,残照当楼”这样的词句,不比唐人的诗句差。这可是非常高的评价。唐诗是公认的中国诗歌艺术的巅峰,在苏轼的年代,词的文学地位相对是低的,苏轼说柳永的词“不减唐人高处”,确实是慧眼识珠,他看到了柳永在词中融入诗的语言与意境,而苏轼自己就继承了柳永这种诗化词的做法,进一步提高词的格调。

正因为苏轼体会到了柳永这首词的高妙之处,所以他也想写出一首可以媲美柳永这首《八声甘州》的词。我们来看苏轼的《八声甘州·寄参寥子》。其词写道:“有情风、万里卷潮来,无情送潮归。问钱塘江上,西兴浦口,几度斜晖。不用思量今古,俯仰昔人非。谁似东坡老,白首忘机。记取西湖西畔,正暮山好处,空翠烟霏。算诗人相得,如我与君稀。约他年、东还海道,愿谢公、雅志莫相违。西州路,不应回首,为我沾衣。”词中表现人生空茫之感,却以豪迈的气势出之,使人唯觉其气象峥嵘,而毫无颓唐消极之感。词人强调达观和“忘机”,使人感到的却是对友情的无比珍重。苏轼达观中充满豪气,向往出世又执着于友情的个性,于此可见一斑。

叔本华在谈哲学的时候曾经说过,作品的风格就是心灵的相貌,是心灵感情修养的一种表现。所以,作品风格的不同与作者的性情修养有很密切的关系。越是伟大的作者,他的作品与人格之间的关系就越密切,柳永终生都处在矛盾之中,他的生命是失落的,而苏东坡把所学的一切融会贯通,终于完成了自己。



本版插画 董昌秋

微小说

## 暖月

阎秀丽

李娟没有开灯,空气里飘浮着闷燥的热气,月光水银似的泻进来,使偌大的房间显得更加空寂清冷。

李娟刚刚搬来这个小区不久,和谁也不熟悉。丈夫搬完家就出差了,来电话说还得一段时间才能回来,孩子又不在身边,李娟感觉空荡荡的。白天忙忙碌碌的没什么,可是一到晚上,除了自己的呼吸声,房间静得似乎掉根针都能听到。

“咚咚咚……”一阵若有若无的敲打声把正在朦胧欲睡的李娟惊醒,她猛地坐起,惶惶地看着四周。可是除了月色斑斓,什么也没有。也许是幻听吧,李娟自嘲地笑了笑,这一段时间真的是累坏了。

李娟喝了口水,翻个身躺下。似睡非睡的时候,“咚咚咚”的声音又响了起来。李娟心里清楚,这绝不是幻听!敲击声就是从隔壁单元那家传过来的。

李娟在公司是项目经理,忙碌而又高压的工作让她有了轻微的神衰弱。而她原来居住的是开放小区,从早到晚都是乱糟糟的。尤其是那些卖东西的、收废品的一大早就开始吆喝,严重影响李娟的睡眠质量。为了摆脱嘈杂,能有个良好的生活环境,她和丈夫才竭尽所能换了这个新房。

当她第一眼看到这个小区就很

满意,这里环境干净整洁,人们在绿树浓荫下恬淡而悠闲地散步,和原来居住的地方相比,简直是有天壤之别。可是没想到迁居不几天,就听到这种不和谐的声音。

李娟心里很是恼怒,本想予以还击,可是想到刚搬来,就和邻居闹僵,以后还怎么相处?也许人家不是故意的呢?还是算了。第二天李娟带着“熊猫眼”去了班,工作频频出错,这是她平时绝对不会出现的。李娟心里不由得开始窝火。

回到家吃过饭后,李娟简单地梳洗了一下,便一头栽倒在床上,想把昨晚的睡眠补回来。可是没躺下多久,“咚咚咚”的敲击声又响了起来。李娟的火气腾地就冒了起来,她握起拳头也跟着“咚咚咚”地敲了起来。她等了一会,心想如果对方再回击,她宁可觉不睡,也要跟着耗下去!

李娟等了一会,夜静得只能听见风刮动树叶的声音,一定是没事闲得无聊的人!李娟嘟囔了一句躺下,很快进入了梦乡,一觉睡到天亮。

应对了这个小插曲,李娟神清气爽,工作起来也得得心应手。回家的时候,看着小区里盛开的鲜花,小孩子们跑来跑去,李娟忍不住露出笑容。

李娟美美地做个面膜,和丈夫通了个电话,翻会儿书,然后熄灯睡

觉。还没等睡着,“咚咚咚”的敲击声又响了起来。李娟感觉自己要崩溃了,她抱着脑袋想逃避这种声音,可是声音却像锥子一样往她的耳膜上撞。她站起来在屋里转着圈,感觉胸口有一团棉花堵得上不来气。听着那不紧不慢的敲击声,她攥紧拳头,报复性地跟着“咚咚咚”来了几下,隔壁很快就没有了声音,安静得只能听见李娟自己呼呼的喘气声。

李娟解决了这个麻烦事,上班时也精神很多,脸上漾起笑意。等晚上再休息的时候,忍不住屏住呼吸仔细地听了一下,很安静。李娟扑哧笑出声,心想这是怎么了,没有动静不是更好嘛。

可李娟刚睡着,“咚咚咚”的敲门声又响了起来,声音不大,但是在夜晚却很清晰,一下子把她敲醒了。李娟抱着脑袋“啊”地叫了一声,对着墙壁使劲地敲几下,气得眼泪都流了下来。

那边似乎感应到了李娟的愤怒,很快就没有任何动静。

虽然这一夜没有什么声音再来打扰李娟,但是她却失眠了。她冷静下来仔细地回想这几天发生的事情,绝对不是偶然的,但是又因为什么呢?李娟感觉到一种恐怖的气氛已经笼罩了她,她觉得应该弄清楚这一切!

第二天,李娟和老总请了假,决定自己找上门去。这种骚扰和提心

吊胆的感觉,让她精神上都有些承受不住了。

当门打开的那一刻,李娟愤怒的眼神变得惊讶起来,张着嘴不知道说什么好了,只是愕然地站在门口。

李娟没有想到给她开门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,并且是坐在电动轮椅上的老人。

“你找谁啊,闺女。”

“我、我,您家里就您一个人吗?”

“咳咳咳。”老人咳嗽了一阵,虚弱地晃了晃手,“保姆做完早饭就出去了。你有事?”

“是……是您晚上敲门吗?我睡不着……”

“对不起,这几天我住院刚回来。”老人声音怯懦起来,像个犯错的孩子,“我想女儿了,我身体不好……原来女儿在家的時候,有什么事我都是敲墙壁,女儿就会过来了……她结婚走了,我想她……你也跟着敲墙的时候,我以为女儿回来了。”

李娟的眼泪差一点落下来。她知道应该怎么做。

当月光带着暖意,铺满整个房间的时候,李娟握起拳头,轻轻地敲着墙壁,“咚咚咚……”很快便有了个身,觉得就像风儿掠过林梢,让她心里很踏实。她也很快入眠,如熟睡的婴儿。